

古代文學名著彙評叢刊

文選彙評
— 壹

黃霖 陳維昭 周興陸 主編
趙俊玲 輯著



鳳凰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叢刊

文選彙評
——
壹

古代文學名著彙評叢刊

黃霖 陳維昭 周興陸 主編
趙俊玲 輯著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選彙評 / 趙俊玲輯著. —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7. 11

(古代文學名著彙評叢刊 / 黃霖, 陳維昭, 周興陸
主編)

ISBN 978-7-5506-26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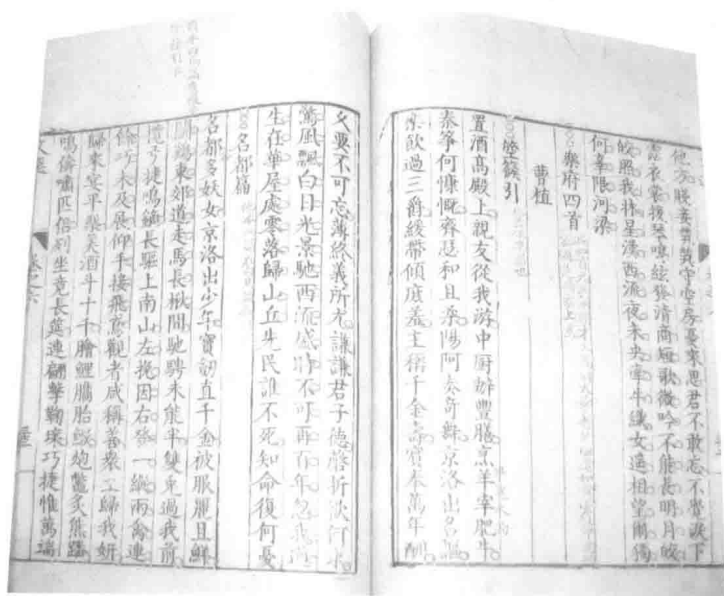
I. ①文… II. ①趙… III. ①《文選》—古典文學研
究 IV. ①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99413號

- | | |
|-------|---|
| 書名 | 文選彙評 |
| 輯著 | 趙俊玲 |
| 責任編輯 | 郭馨馨 |
| 裝幀設計 | 徐慧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蘇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蘇州市吳中區南官渡路20號 郵編:215104 |
| 開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張 | 64.5 |
| 字數 | 1506千字 |
| 版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683-6 |
| 定價 | 350.00圓(全四冊)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2-68180638)



明天啟六年（1626）盧之頤輯十二家評《梁昭明文選》二十四卷（上海圖書館藏）



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晉陵吳氏刻《文選》六十卷，無名氏過錄錢陸燦評點（上海圖書館藏）

余見詞壇搯觚擬都嚴雅動稱昭明選賦
云顧文繁意無句累字綴每為結等所苦江
夏郭明龍先生削以丹鉛加之品隲瓊牖純
樞之子亦得側弁而哦矣先儒用脩當世博
雅著籍幾百種或間有發明者聊復綴之首
玉屑盈車兼潤全璧耳若句字獨字善詳確
五臣荒陋識者所歎力加校訂實不敢詩

吳興凌氏鳳笙閣主人識

明末凌森美輯刻《選賦》六卷（上海圖書館藏）

總序

黃霖

一

評點是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樣式，其主要特徵是在正文邊或天頭上有評語或點圈。其評之源可上溯到秦漢的經史之學。如《易》之有繫辭、說卦，《詩》之有《毛傳》、《鄭箋》，乃至司馬遷的“太史公曰”，《楚辭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視為其濫觴。後加上看書時隨手“點煩”、“點抹”、“鈎識”、“朱墨別異”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點、有批語、有總論的評點模式，並逐步完善化。宋中葉以後，始有刻本^①。宋元間曾產生過呂祖謙、真德秀、方回、劉辰翁等著名的文學評點家。至明代，刊刻評點之風大盛，整個清代也久盛不衰，以至到當代，一些評本的出版還絡繹不斷，致使若干小說作家也按捺不住，紛紛伸紙弄筆，批點起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來了。

文學評點的走紅，恐怕與宋代呂祖謙《古文關鍵》的一炮打響頗有關係。俞樾曾評此書曰：“先生論文極細，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

^① 葉德輝：“刻本書之有圈點，始於宋中葉以後。”耿素麗點校《書林清話》卷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 頁。

筆抹出；其用字得力處，則或以點識之；而段落所在，則鈎乙其旁，以醒讀者之目。學者循是以求，古文關鍵可坐而得矣。”^①《古文關鍵》的評點，不僅使一些經典選文精神全出，而且其卷首的“總論”也十分精闢，如《論作文法》云：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

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

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脉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脉也。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為文之妙，在敘事狀情。

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辭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②

諸如此類，都是創作經驗的總結，具有高度的概括意義。

其後，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範》、周應龍《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相繼致力於選文評點，揭示“文法”，“抽其關鍵，以惠後學”^③，捲起了第一陣文學評點的旋風。這一代評家，多深得文章奧秘，下筆淵雅得體，故其書能風行，其人亦足傳世。明人隨其後，文學的評點擴而大之，推向詩詞稗曲各體，乃至對儒家的經典也敢用文學的眼光、評點的手法去重新解讀，真可謂是百花競放。到

① 俞樾《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後跋》，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末。

② 呂祖謙《論作文法》，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印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第3頁。

③ 樓昉《崇古文訣》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54冊，第2頁。

明末清初，終於出現了如金聖歎這樣天才的評點大家，將文學評點推向了高峰，為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特別是敘事文學理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凡事如一窩蜂式地爭上之時，必然是泥沙俱下，並招致一些嗜利之徒蠅營蟻附而拼命跟風炮製，幾使部部名著有評點，家家書肆出評本，其粗劣、惡俗、拼湊、抄襲之作也就層見疊出，這就必然使評點遭致一片詬病，乃至詈罵之聲。

當然，假如對於評點的否定僅僅是針對一些粗劣惡俗之作而發，當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然在歷史上蔑視與否定評點的緣由並非這麼簡單，主要還是有相當一批有影響的文人學士在思想認識上並不認可這種批評樣式。

第一類是封建社會中的儒學衛道者。他們將儒家經典奉為神明，就將用非傳統的儒家觀點與方法來評點《詩經》、《尚書》之類視之為旁門左道，甚至是洪水猛獸。如錢謙益、顧炎武等看到孫鑛、鍾惺等評點《詩》、《書》而被世人“奉為金科玉律，遞相師述”，“天下之士，靡然從之”之時，就起而痛批，甚至上綱到“非聖無法”的地步，說：

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三史以為緯……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越僭而加評駮焉，其誰敢？……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駮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穀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學術日頹，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①

① 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第269冊，第6頁。

後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談及鍾惺時，照抄了錢謙益的話，在指責鍾氏評點“好行小慧，自立新說”的同時，更說他是“文人無行”，甚至是“病狂喪心”^①。

第二類是將評點同“八股”簡單等同者。評點流行過程中，確與時文八股關係密切。八股文本身也是古代的文章之一，其“文法”自然與“古文之法”息息相通，所以，《古文關鍵》一類書所揭示的“作文之法”，對於應試者來說也是枕中秘寶。而評點這些“作文之法”者也往往是為了給應試學子提供方便。比如《文章軌範》一書，王陽明在為其作序時就指出，謝枋得的選評是“有資於場屋者”，他所標揭的“篇章句字之法”，“獨為舉業者設耳”^②。萬青銓在《文章軌範跋》中進一步引申說，編選者“蓋欲學者由舉業以達於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韓、柳、歐、蘇之筆，發周、程、張、朱之理，以期有當於孔、曾、思、孟之心，有當於千百世上下人之心”^③。事實上，大量的評點之作為當時的應試學子提供了仕途進取的實用門徑。所以，明清兩代，特別是科舉廢除之後，學界往往給評點戴上“八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如胡適、魯迅等在否定金聖歎的評點時，都是用上了這頂帽子。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說金聖歎評《水滸》曰：“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④魯迅在《談金聖歎》一文中全面否

① 顧炎武《日知錄》“鍾惺”條注，《日知錄集釋（外七種）》影印本中冊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28 頁。

② 王守仁《文章軌範序》，謝枋得《文章軌範》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359 冊，第 543 頁。

③ 萬青銓《文章軌範跋》，謝枋得《文章軌範》卷首，光緒二十一年冬湖北官書處重刻本卷首《文章軌範跋》第 1 頁。

④ 胡適《水滸傳考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45 頁。

定金聖歎時也說《水滸》經他一批，“行文布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①。胡適、魯迅等人的看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影響很大。

第三類是將評點視為“純藝術論”而加以拋棄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文學理論的指導思想是重內容而輕形式，甚至簡單地將注重形式美判定為“形式主義”、“純藝術論”。在這樣的潮流中，評點也就被看作是表現“形式主義”、“純藝術論”的糟粕。郭紹虞在 1979 年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六二”《評點之學的理論》中就說：“明代文壇也可說是熱鬧喧天了。然而結果怎樣呢？最後的結穴却成為評點之學。我們從這一個歷史的教訓看來，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觀點和純藝術的論調之為害於文學與文學批評是没法估計的。”他說“評點之學”的“眼光只局限於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們沉溺其中，迷不知返，還自以為走的是正路呢”^②。

從明代以來的這些蔑視、否定文學評點的看法實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古代的文學評點不是壞在“非聖無法”，恰恰相反，好的評點作品往往就在於能離經叛道，特立獨行，有創新意識。凡是不成功的評點之作，大都壞在不能衝破一套封建教條與僵化的批評方法，只知一味順應封建統治者所好，而背離了百姓，背離了時代。不要說像《詩經》那樣本身是屬於“經”的作品要擺脫“尊聖”、“宗經”的觀念十分困難，就是小說、戲曲類的作品，大量的枯燥無味的評點就是用一套封建的標準來臧否人物，評價是非，而對作品的藝術性則置若罔聞。這樣的評點作品，理所當然地要被讀者所拋棄，被歷史所淘汰。只有像金聖歎那樣有膽有識，用獨特的思想、文學的觀點

① 魯迅《談金聖歎》，《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3 年 7 月 1 日。

②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46、452 頁。

和精美的語言來評點的，纔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值得我們去發掘與研究。至於評點受八股的影響，並不全是壞事，甚至可以說在總體上看是好事。因為八股恰恰是引導中國文學批評走進追求文學形式美大門的重要使者。八股作為一種考試形式，要求代聖人立言，束縛人們的思想，當然要拋棄，但八股是建築在中國文字特點上的一種形式美的總結。應該承認它作為一種表現形式，確實是美的。壞的不在於八股這一形式的本身，壞是壞在將這一種、僅僅是一種美的形式僵化，一元化，逼着文人們都去走這華山一條路。正像肉是美味的，但假如要你天天吃、頓頓吃，那就味不美了。金聖歎等總結的種種“文法”，是明顯地帶有八股味，但正在這裏他們很好地總結了一些小說、戲曲、詩文表現的藝術特點與表現技巧，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創作的發展是大有貢獻的。實際上，好的評點，就是當時的“新批評”，就是將文學當作文學來讀。它們既講藝術，也有思想，如金聖歎評《水滸》，既將《水滸》的藝術奧秘條分縷析，也充分地暴露了貪官污吏的醜惡嘴臉，揭示了《水滸》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評點根本就不是“純藝術”或“形式主義”的。因此，如今要將評點的研究引向康莊大道，首先要徹底拋棄以上所說的三道“緊箍咒”，特別是後兩道，因為這已經深深地印在現當代一些人的頭腦中，恐怕不時還會有人拿出來念念有詞。

解放了思想，纔能正確地去認識評點的價值。我曾經將包括評點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特點概括成“即目散評”四個字。所謂“即目”，即寫於閱讀直覺的當下；所謂“散評”，即顯得並不完整與條貫。這實際上與中國文論的思維特點着重於直覺體悟密切相關，可以說是直覺體悟思維的必然結果與外在表現。在中國古代，曾經有過一些經年累月寫成的較有條理、略成體統的文論之作，如《文心雕龍》、《詩薮》、《原詩》等等，但這樣的作品實在不多，大量的是在感

性直覺的主導下，將即目或即時體悟所得，信手揮灑而成，因而多為散體的點評。像詩格、詩話（包括詞話、曲話、文話等），乃至以詩論詩及詞、文、曲、稗等都是，評點即是其中的一種。它們大都是由評論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見，隨手作評，點到為止，往往給人以一種零散而雜亂的錯覺，但實際上，一個成熟的評家往往在心底裏潛藏着一根理性的標尺，其直覺的批評從根本上是並未脫離他的理性思維，所以多數著作是表現為形散而神完，外雜而內整，有一個核心的見解或理論包容在裏面，或重格調，或標性靈，或倡神韻，一絲不亂。一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金聖歎就小說中的人物、敘事、寫景，乃至一句一字的點評，看似信手拈來，隨意點到，却都圍繞着他的“性格論”、“因緣說”、“動心說”、“結構論”、“文法論”等，井井有條。其中不少評點本不但有評議，而且有圈點。一些圈點記號，十分醒目，不繁言而使人一目瞭然。當然這裏也留下了一定的空白，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去思考。它們就是用了最為經濟的符號與文字，引導讀者用最為節省的時間去理解詩歌的要義與文法的美妙，這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明顯的表現特點。

這種特點，現在還常常被一些人否定。說得不客氣一點，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根本不懂文學批評的本質特點。文學批評就要從文學的角度上來作批評。評點的長處，就在於憑着切身的感受、真實的體味，用自己的心貼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批評，而不是編造懸空的理論，或者是搬用別人的所謂理論來硬套。現在西方的有些理論，越來越離開文本，弄得那麼玄乎，甚至為了理論而理論。然後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後面，戴着某種理論的眼鏡，將文本作為沒有生命的標本放在手術臺上，去作冷漠的解剖，這樣的批評早已離開了鮮活的生命體驗，往往就會給人以一種“隔”的感覺。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的文學批評大都是這樣的批評。而評點就與此相反，能呈

現出一種“不隔”的特點。這種“不隔”的特點，往往能在讀者與評者、再與作者的兩個層次上達到心靈融合的境地：第一個層次是評者與作者的心靈融合，第二個層次是讀者與批者、作者的心靈融合。評點家在評點每一部作品時，決不能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地將文本一翻而過，而是必須細讀文本，身入其境，通過對每一個字、詞、句的細細咀嚼，與作者心心相印，真正達到“知人論世”的地步，纔能一言中的。而當讀者在閱讀時，由於正文與評點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往往能通過評點而深入地瞭解作者的匠心，引發更廣闊的想象空間，或者通過正文而體味到評者的眼光，從而更細緻、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旨意與妙處。評點就是溝通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一座橋樑，就是一種鮮活而不是僵硬、靈動而不是冷漠的文學批評。它有鮮明的民族特點，有豐富的理論資源，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遺產。正因此，它雖幾經風刀與霜劍，但仍明媚鮮豔到今天。

二

對於評點這樣一份寶貴而豐富的遺產，今天我們有責任將它整理、研究並發揚光大。彙評，就是一種很好的整理方式。

文學名著評點的彙輯工作，原盛於明代。當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版刻事業的進步，作者、讀者、出版商從各自的立場上分別認識到了評點的價值，同時又受到了解經之作“集解”、“集說”、“義海”、“纂言”、“輯說”、“義叢”、“會說”之類的直接影響，於是在歷史與文學的名著作品中陸續出現了“評林”、“合評”等彙評式編著。較早且形成影響的有凌稚隆輯《史記評林》、《漢書評林》等。之後，明清兩代各種文集乃至小說的集評層出不窮，諸如楊慎選《合諸名家合

評三蘇文選》、周珽輯《唐詩選脉會通評林》、李廷機選《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于光華編《文選集評》等等。這些彙評本多數是用心彙輯、認真出版的，充分顯示了它們特有的文獻價值、理論價值與傳播價值。

彙評本的文獻價值顯而易見。在網羅一時有關名著評點的目標下，必然保存了大量或罕見或珍貴的材料。一部《史記評林》，彙集了自漢晉至明代嘉、隆年間百餘家論評《史記》的文字，保存了十分豐富的資料。茅坤為此書作《序》稱：“猶之採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噫，此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①它確實為後來研究《史記》者鋪設了一條堅實的道路。然而，在其引用的百餘家書目中，至今不少已經亡佚，就賴此書以存其吉光片羽，這就顯示了它的文獻價值。這也誠如《四庫全書總目》評《古文集成》的彙評所云：此書“所錄自春秋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於今者，如馬存、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數齋、郎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②。

為了保證我們的彙輯也具較高的文獻價值，故在主觀上也是力求窮盡當下所存的評本。比如《西廂記》一劇版本繁多，現存明刊本（包括重刻本）有 110 餘種，清刊本也有 70 種左右。自日本學者傳田章作《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以來，已有多種專論、專著著錄或考論其各種版本的異同優劣。粗看起來，人們對其版本的搜求與著錄

① 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于亦時整理《史記評林》第一冊，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22 頁。

②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 1965 年影印本，第 1703 頁。

已經網羅殆盡。其實不然，如現存的少山堂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刊於萬曆七年，是弘治本後萬曆年間最早的《西廂》刊本^①，比人稱“《西廂記》評點史上的發軔之作”^②徐士範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早一年。然而由於此本藏於一個比較特殊的圖書館，致使長期“藏在深閨人不識”。這個圖書館是日本東京的御茶之水圖書館。這是一個“婦人專用”的圖書館，一般只提供 18 歲以上的女性閱讀，所以連當年在不遠的東京大學工作的傳田章教授編寫《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時也著錄為“未見”，東京大學名教授田仲一成所撰《關於十五、六世紀為中心的江南地方劇的變質》一書中詳論明代“《西廂記》諸本”時也未論列，至於他國學者更未置一詞^③，故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實，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評點本。筆者就設法將此本的評點抄出，輯進我們的彙評本。與此情況相近，新近發現的劉應襲評點的《李卓吾批評合像北西廂記》，也是一部稀見的孤本，藏於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也輯進了我們的彙評本。這些都增強了我們彙評本的文獻價值。可以說，本叢書各彙評本都輯進了數量不等的珍本，特別是杜詩的彙評本，收羅了大量稀見的稿抄本、孤本，一旦問世，都可給學者提供不少有用的文獻資料。我們在整理彙評的過程中，還發現了不少評本本身就輯錄了一些後來亡佚的評點文字，十分珍貴。例如在金批系統的《西廂記》中，有一種《朱景昭批評西廂記》，係抄本，其書中錄有王思任批語數

①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東亞圖書館藏劉應襲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有牌記云梓於“萬曆新歲”。此“新歲”是指新的一年，而並非是“元年”。據李贄批點《西廂記》的具體情況及文本批評文字，此書當刊於萬曆後期。

② 譚帆《論〈西廂記〉的評點系統》，《河北師院學報》1990 年第 2 期。

③ 蔣星煜《論徐士範本〈西廂記〉》：“而萬曆七年（1579）金陵胡氏少山堂刊本……過去我國戲曲家也從未有過評述。”後也未見有人評述。見《〈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 頁。

則，十分罕見。本來，王思任有關《西廂》的評論文字僅見兩篇，一為《三先生合評本北西廂》的序言，一為《王季重十種》中的《王實甫〈西廂記〉序》。至於是否有過“王思任《西廂》評本”，却早成為一桩學術公案。傅惜華先生《元代雜劇全目》等重要書目都將它列出，但也都無法提供文獻證據。蔣星煜先生因而認為它“並不存在，王思任嘗為《三先生合評本北西廂》作過一篇短序，因此書流傳不廣，後人以訛傳訛，王思任‘作序’本竟成為王思任‘評本’了”^①。但是，我們在整理彙評本的過程中，發現就在王氏身後不久的同鄉朱璐批本中錄有幾條罕見的王氏批語，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確實有王氏評本的存在，並進一步瞭解王思任的戲曲觀點^②。與此同時，也更使我們明確彙輯文學名著的評點本，將會使我們發現更多的文獻資料，推動文學研究的進展。

彙評本的文獻價值不僅僅表現在文論方面，而且對於鑒別各本的先後、優劣與真偽等也具有實用的意義。特別是在明代，評點盛行，書商見有利可圖，往往用抄襲、託名的辦法紛紛炮製，搞得同一種名著、同一個評家的名下不斷冒出不同的版本，各本間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真假難辨。但假如將它們彙輯在一起，冒牌的狐狸尾巴馬上會顯現出來。這種現象，在《西廂記》出版過程中表現得特別突出。或許是由於《西廂記》故事特別能打動人心，篇幅又比之《三國》、《水滸》之類較小，刊刻的成本不大，出版的時間迅速，因此，其不同的版本、包括評本恐怕比之任何一部小說戲曲更多。據目前所知，《西廂記》的評點本尚存 20 餘種，其中顯然有一些是抄襲前人、臨

① 詳見蔣星煜《王思任評本〈西廂記〉疑案》，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 年第 2 期。

② 參見韋樂《清代〈西廂記〉評點研究》，復旦大學 2010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 26—27 頁。